古史紀年

古史紀年卷十三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夷王 原註名燮 人表名摺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

禮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烹齊哀公于鼎 史正義引作煎齊哀公鼎

齊世家曰丁公呂伋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世本作祭公慈母古史考作祭公慈心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世本作哀公不臣詩齊風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還刺荒也哀公好田

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哀公時紀侯譖之周詩譜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徐廣曰周夷王周烹哀公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國語曰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宋衷曰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是爲獻公秦史稱厲王三十七年奔彘明年爲共和元年齊武公十年則武公元年當厲王二十九年又云齊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則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非周夷王之時明矣惟以紀年推之則烹哀公立胡公胡公被紲皆在夷王三年而獻公即於是年改元一一與齊表世家合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晉厲侯薨 增

晉世家曰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詩譜曰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成侯子福世本作輻是爲厲侯厲侯

之子宜臼是為靖侯

宋厲公薨 增

宋世家曰微子開卒寰宇記曰微子墓在宋縣西南十二里立其弟衍禮檀弓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家語曰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家語曰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家語曰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世本曰宋湣公生弗甫何左傳孟僖子曰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四年秦嬴卒 增

秦本紀曰秦嬴生秦侯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御覽引作獵於桂林得一犀牛

魯獻公具薨增

魯世家曰獻公三十二年卒三統歷引魯世家作五十年世紀曰獻公三十六年

子眞公濞立世本作摯三統歷作愼公執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後漢西羌傳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

衞頃侯薨增

衞世家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詩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侯之時仁而不遇小人在側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案史稱厲王三十七年奔彘明年爲共和元年衞釐侯十四年今以衞世家推之頃侯元年當周厲王十三年與頃侯厚賂夷王之語不合惟紀年謂厲王十二年奔彘則頃侯與夷王時世相及於齊獻公亦然故奔彘之年當以竹

書爲據

陳愼公薨 增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下云愼公當周厲王時繹史曰胡公傳四世郎及周厲王其謬可知彙史之誤在以厲王奔彘爲三十七年若紀年則固與夷王相及也愼公卒子幽公寧立詩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冬雨雹大如礪

春秋考異郵曰刑殺無辜則天雨雹京房曰凡雹過大人君惡聞其過也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楚世家曰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

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大戴禮作無康）為句亶王（世本曰熊庸為句祖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大戴禮作庇為戚章王世本作疵為就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吳越春秋曰楚弧父習用弓矢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王陟（世紀夷王十六年崩經世前編從之通志云十五年年六十或云六十年李善又以為四年崩未知何據）

史記曰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原註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周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史記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用事其年未知何據墨子曰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

楚人來獻龜貝逸異記曰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

楚世家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左傳曰摯有疾竄夔失楚古史考曰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說異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詩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而作是詩也世本古義曰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殆不足信竹書紀厲王三年淮夷侵洛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詩之作疑在此

時淮夷在東方故篇中有東征之語

齊獻公山薨

齊世家曰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六年楚子延卒

楚世家曰熊延生熊勇

秦侯卒增

秦本紀曰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

八年初監謗

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詩大雅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

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周書序曰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

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
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讎
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
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
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
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
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
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
呼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
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
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

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裁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九年秦公伯卒 增

秦本紀曰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秦本紀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詩說曰菀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十二年王亡奔彘

史記曰三十四年王益嚴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後改彘曰永安業史以奔彘在三十七年經世前編從之通志又以爲四十年流於彘然諸以魯齊衞世家周王之年多於列國之年與共和元年之表往往不合於是三統歷崇添魯陽公獻公之年以號之而以成王八年爲元年謂即伯禽封魯之歲前編知其與費誓魯世家不合乃移封魯於成王元年而伯禽以下遂不能紀其元年皆不信竹書之過也要知史記於厲王載良夫召公二諫皆出國語本無確年史強纂之三十年三十四年實無所據後人當以竹書校史記又以史記校竹書然後可衷於一是也

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史記曰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怨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案史本國語

十三年王在彘原註居彘有汾水焉又曰汾子

詩說曰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慼時既久悲傷而作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原註號曰共和○史記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庚申時魯眞公濞十五年一云十四年齊武公壽十年晉靖侯宜臼十八年秦仲四年楚熊勇七年宋釐公舉十八年衛釐侯十四年陳幽公十四年蔡武侯二十三年曹夷伯喜二十四年燕惠侯二十四年○案厲王猶在而史直以共和紀元失其統矣竹書得之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發

達子曰（史正義引）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司馬彪曰厲王之難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案史以共和爲二相子長之單說也竹書所紀左證鑿鑿固非妄說）

晉靖侯薨（增）

晉世家曰靖侯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左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

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詩譜曰昔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於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蔡世家曰武侯卒（史表二十六年）子夷侯立

楚子勇卒

楚世家曰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

十九年曹夷伯薨

曹世家曰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陳世家曰幽公二十三年卒子釐公孝立（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宋世家曰釐公二十八年卒子惠公覸立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杞世家曰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繹史云東樓公傳三世卽及厲王必有誤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案杜氏年表謂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然春秋惟於僖公二十三年一書杞成公卒其餘書杞並不明何公而杞世家獨無成公世本則云共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據杞世家共公卽靖公子也世次殘缺難以詳攷故史公不以入表其卽紀年此後亦不記其卒缺疑可也

二十五年大旱

詩雨無正詩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爲刺厲王詩宗周旣

滅靡所止戾宗周鎬京也王流於彘無所安定也劉元城曰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原註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獨異志曰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雨卡星復見寰宇記曰周厲王陵在晉州霍邑縣東二十九里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史記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魯連子曰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案此說亦見司馬彪說莊子呂覽並云共伯得乎共首卽指此也

楚子巖卒舊在二十五年今移此

楚世家曰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鄭語作叔熊少子季徇鄭語作季紃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

宣王原註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史記曰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復田賦

作戎車

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燕惠侯薨

燕世家曰惠侯卒史表三十八年子釐侯立表作釐侯莊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楚語曰重黎氏世敘天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魯愼公薨

魯世家曰眞公三十年卒人表世本皆作愼公詩譜序疏作貞公左傳文十六年疏及釋文引世家作順公弟敖立是爲武公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曹世家曰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西羌傳引作四年

史記曰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詩序曰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齊武公壽薨

齊世家曰武公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詩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
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琴操曰伯奇放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illegible][illegible]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日知錄曰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在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括地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

是取太原之名爾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故曰天子命戍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備戎之計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晉釐侯薨增

晉世家曰釐侯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世本古史攷皆作蘇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爲戎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詩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功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
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西戎殺秦仲後漢西羌傳曰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注云見竹書紀年

秦本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
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
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
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
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爲太子詩無衣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案序以爲刺用兵子貢傳申培說以爲秦襄公以王命伐戎前編以屬秦莊公惟前編之說於時事爲合今從之

楚子霜卒

楚世家曰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鄭語曰蠚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注謂將起叔熊立之有禍難而不能立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鄭語曰融之明和協蠚其先王

七年王錫申伯命

詩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
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
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
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傳曰桼苗城申也
詩說曰桼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

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載寧地理志曰南陽宛縣故申伯國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毛萇曰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曰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

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年初考室

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又詩序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周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魯世家曰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周本紀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並較紀年後四年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王卒立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

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
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
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
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十二年魯武公薨

史記曰武公十年卒（魯世家作武公九年夏歸而卒表作十年與紀年合今從表）戲
立是為懿公（三統歷曰武公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齊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
與攻殺厲公（史表厲公九年）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五年衛釐侯薨
衛世家曰釐侯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
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墓道）自殺衛人因葬之
釐侯旁諡曰共伯（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索隱曰詩著共伯蚤死不云被殺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蓋非也）而立

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案紀年書連子並云厲王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正義引此文以斷其非然此共伯名餘與和爲兩人彼共伯名和且共爲國名二者判然年歲又不相及不得混以爲一

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王錫虢文公命

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内也括地志云虢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

十六年晉獻侯薨增

晉世家曰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生立表作弗生世本同表索隱曰或作濆生

晉遷于絳漢地理志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應劭曰絳水出西南

詩唐譜曰穆公又徙於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蔡世家曰夷侯二十八年卒子釐侯所事立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魯世家曰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韋昭國語註以伯御即括未知所據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鄭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表漢地理志詩譜俱作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世本曰鄭桓公居棫林徙拾詩鄭譜曰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

曳幾不會封也○此與太公封齊相似蓋傳聞之異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齊世家曰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公名說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

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世紀曰是時天大旱王釐身修行祈於羣神六月乃得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覸薨

宋世家曰惠公三十年卒（表作三十一年）子哀公立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楚世家曰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

宋哀公卒（增）

宋世家曰哀公元年卒（表無哀公）子戴公立詩序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世本曰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周語曰宣王卽位不藉千畝（括地志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龢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

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

庶人終食是日也鼓師音官以省風土廪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龢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龢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後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世紀謂宣王元年不籍千畝天下大旱蓋況於郎位二

而史記則附於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之下前編因繫之十二年惟紀年在戰千畝之前十年於國語爲近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初學記引無于字

京房占曰兔止城上邑必墟又易飛候曰兔入王室其君亡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魯世家曰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周語曰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三統歷以孝公稱爲伯御叔父周語曰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列女傳曰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處伯御殺之保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謂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繹史曰孝公之子彊是始爲臧氏此輒云臧氏之寡誤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詠邾婁顏立叔術 增

公羊傳曰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孔廣森公羊通義曰顏於魯爲叔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通義曰弒懿公也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通義曰蓋公子伯御魯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通義曰孝公時尚未立蓋弒則孝當爲君故傳遂以公言之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通義曰時伯御既弒懿公將并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

顏而立叔術反孝公 增 通義曰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

陳僖公孝薨

陳世家曰釐公三十六年卒子武公靈立

曹戴伯薨 增

曹世家曰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 表作惠公伯雉

有馬化爲人

京房曰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齊世家曰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表與世本並名贖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

後二十七年 注云見竹書紀年 案較今本前二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開元占經引作三十三年

廣博物志曰格致鏡原引周幽王生之歲有馬化爲狐案由是年推之是幽王十歲卽位十三歲娶褒姒而前巳生太子宜臼矣與國君十五生子之歲不合開元占經引作三十三年得之

汲冢瑣語曰御覽皇王皇親二部並引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恆朞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及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天子弗棄之

燕僖侯卒

燕世家曰釐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

楚子鄂卒

楚世家曰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後漢西羌傳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在伐太原戎後五年注云見竹書紀年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周語曰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史索隱曰千畝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曰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毛鄭以爲此詩之作在戰於千畝之時左傳

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晉表世家並云穆侯四年取齊女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晉世家曰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表同案穆侯十年當宣王二十六年與紀年異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周語曰宣王旣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

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防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戎人滅姜邑

水經注曰岐水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 一統志曰姜氏城在鳳翔府寶雞西南七里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在王伐條戎奔戎敗績之後二年 註云見竹書紀年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後漢西羌傳曰明年王征申戎破之註云見竹書紀年案與今本不同

四十二年路史後紀七註云老儋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未知所據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

周春秋曰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因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案詩序沔水規宣王也其詩有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何氏楷以爲作於杜伯被讒見殺之時近是說苑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周春秋曰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

其子隰叔出奔晉

詩序曰黃鳥刺宣王也世本古義曰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而作此

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是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

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晉世家曰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原註晉殤叔元年丁巳○左傳後序曰紀年篇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四十六年王陟

列女傳曰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琴錄曰周宣王有琴曰響風背銘曰觿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授琴奏宣王於是益兢兢不忘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卒成中興之名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

鄗野曰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

周宣王周語內史過曰杜伯射王於鄗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

弢而死搜神記曰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薨史記曰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湼立呂子當染篇註作宮皇詩疏引紀作宮皇徐廣曰一作生

邾婁叔術遜國于夏父曾

公羊傳曰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

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何注曰殺顏者邀廣父梁買子也案事見前三十二年叔

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孔廣森通義曰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通義曰與盱同母異父昆弟盱幼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

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何注曰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而盱

有餘叔術覺焉何注曰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

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通義曰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通義曰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也誅顏之時天子死（通義曰時天子猶言時君）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何注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困故天子死則）（譏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何注曰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進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古史紀年卷十三終

古史紀年卷十四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幽王原諱名涅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

晉世家曰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趙世家曰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

陳武公靈薨增

陳世家曰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彼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錄異記日周時

戶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飢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巾臨食失三十人人鑊中壁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二年原註辛酉晉文侯元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史記曰幽王二年國語作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韋昭曰伯陽甫周大夫也唐固曰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

岐山崩

初增賦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

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水經洧水注引云晉文侯二年同厲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水經注曰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詩檜風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其國北鄰於虢

韓非子曰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同○案滅鄶者乃鄭武公此云取之蓋傳聞之異抑或取邑非取國也

三年王嬖襃姒

史記曰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去鄭語作藏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鄭語作傳郊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噪之漦化爲元黿以入王後

宮後宮之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夏本紀曰禹後有褒氏括地志曰褒國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晉語史蘇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世紀曰年十四列女傳曰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惟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詩瞻卬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詩申培說曰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冬大震電

詩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四年秦莊公卒增

秦本紀曰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秦人伐西戎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

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夏六月隕霜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四月箋曰建巳之月正義曰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陳夷公薨

陳世家曰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

五年

秦本紀曰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閩本作幽）王妻

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史記曰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呂氏春秋曰幽王染於虢公鼓蔡公敦）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史記曰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

汲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宜臼釋虎使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以褒姒爲后詩說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詩序曰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詩說曰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鄉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說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皇父作都于向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正義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後漢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在征申戎後十年（注云見竹書紀年）

西戎滅蓋

海內北經曰蓋國在鉅燕南倭北

戎圍犬丘虜秦世父（增）

秦本紀曰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後漢西羌傳作伯父）世父擊

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元齊履謙曰以授時曆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三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

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魯詩鄭譜並以爲厲王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七年虢人滅焦

水經注曰上陽虢仲之所都爲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鄭世家曰友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

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左傳正義引服作盤

史記曰王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九年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鄶增

國語曰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記曰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云云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衞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廣韻曰楊姓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魏芮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

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𩡧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

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巳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芈姓蘷越不足命也

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
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
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
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
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獘乎對曰殆
於必獘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
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
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
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
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
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
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
殺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
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
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
不三稔矣君若欲逃其難遠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
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
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

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注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畴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史記史伯對桓公曰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君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與北小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

申侯聘西戎及鄫

潛夫論曰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地理志曰東海繒縣

故濟國禹後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左傳椒舉曰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詩說曰召旻幽王道刑人近頑童竊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飢佞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詩巧言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世本古義曰周幽王惑於讒既立伯服逐宜臼復與諸侯為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

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與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外暈青一黑晝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周數術記遺曰周宣王時有人採薪於郊聞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元泉時人莫能知其義老君曰太白入昴兵其亂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呂氏春秋曰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

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驪山之下爲天下笑幽王

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熢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里革曰幽王滅於戲申繒說曰幽王伐申申侯逆戰於戲射王殺之括地志曰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里土地記曰驪山卽藍田山寰宇記雍州昭應縣周幽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史匈奴傳曰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

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史表桓公三十六年

鄭人共立其子掘突古史掘作突滑是爲武公周本紀曰於是

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

奉周祀

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原註是爲攜王二王並立○春秋孔疏引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杜預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韋昭注國語亦然孔疏引劉炫說以爲褒姒之黨立之又引束晳說伯服立積年始廢皆未詳攷竹書有犬戎殺伯服之語耳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

原註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武王十一年也案本書實在十二年辛卯與此不同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成王十八年如洛定鼎連武六年爲二十四年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案自成十八年定鼎至幽十一年共二百五十七共二百八十一年蓋自武王庚寅數之自武王元年己卯案本書武元庚辰此云己卯蓋上冒次王之一年然則泰誓所云惟十有三年

即紀年之十二年也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平王原註名宜臼

原註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雒邑正義曰即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也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錫文侯命

書序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

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師用成爾顯德左傳

疏季劄楚子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衛世家曰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秦本紀曰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詩瞻彼洛矣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世本古義曰瞻彼洛矣紀東遷也）

年賜秦晉以邠岐之田（舊在秦作西畤之後今據秦本紀移）

秦本紀曰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廣韻曰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將壽考不忘

秦作西時

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本紀作各三○述異記曰覸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魚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魯孝公薨

魯世家曰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立表作弗生世本作弗皇三統歷作惠公皇是爲惠公

鄭人滅鄶據地理志臣瓚注增文見下

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世本古義曰丘中有麻刺鄭桓公也桓公處於留與鄶君夫人叔妘通焉詩人託爲叔妘之辭

只覜之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晉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世本古義曰武公之於平王始而迎立繼而東徙皆與有力王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乎辭特爲懇摯如此

四年燕頃侯薨

燕世家曰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

鄭人滅虢

漢地理志鄭縣臣瓚曰初桓公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寰宇記河南道虢州下云秦帝王世紀云故虢有三焉周興封虢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於東虢即今成皐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也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秦本紀曰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宋戴公薨

宋世家曰戴公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左傳申繻曰宋以武公廢司空

六年燕哀侯卒

燕世家曰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

鄭遷于溱洧

漢地理志曰桓公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洛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七年楚子儀卒

楚世家曰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韓非子曰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九年蔡釐侯甍 增

蔡世家曰釐侯四十八年卒子共侯興立

十年秦遷于汧渭 遷本或作還誤

秦本紀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 封禪書曰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詩駟驖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采詩序以爲美襄公今附此○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 案平王十年當文公五年蓋四年營邑五年乃遷也

十一年蔡共侯甍 增

蔡世家曰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

曹惠伯甕 增

曹世家曰惠伯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

十二年衞武公甕衞舊作鏁今據衞世家年表改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詩說曰懿戒衞武公自警兼訓國人詩序曰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案武公不與厲王同時 詩抑曰抑抑威儀維德

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案以是推之抑序所謂刺厲王當即幽王之誤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

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衛世家曰武公五十五

年卒周語曰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莊公揚立

楚子坎卒增

楚世家曰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

十四年晉人滅韓

詩韓奕箋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疏曰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韓萬已受之蓋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案孔不引紀年爲據豈未見此文耶

曹繆公薨增

曹世家曰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

十五年秦作鄜畤增

秦本紀曰文公十年初爲鄜畤用三牢封禪書曰文公

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馬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十六年陳平公薨增

陳世家曰平公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表云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秦本紀曰文公十三年平王十八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平王二十一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

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詩譜曰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岐以東獻之周其年與竹書異詩黍離申培說曰平王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又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旣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也

衞侯取夫人姜氏于齊增

衞世家曰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左傳曰衞人所爲賦碩人也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列女傳曰齊女爲衞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泆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

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富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然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褧裳飾在興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蔡戴侯薨 增

蔡世家曰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一本作考父

二十三年宋武公薨

魯世家曰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以敗翟於長丘獲長翟緣斯宋世家曰武公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左傳孟僖子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秦本紀曰文公十九年得陳寶封禪書曰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列異傳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彼名爲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東南枝捶其首則死矣媼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媼而逐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閒立爲祠名曰陳寶水經渭水注曰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曰晉日被二童二雉也渭水注曰昔秦文公感伯道之言遊獵於陳倉得若石焉其石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夜光煇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illegible]水注曰聲若雷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列異傳曰世俗謂之寶夫人祠渭水注曰雞鳴神也括地志曰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晉世家曰文侯仇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

秦初用族刑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二十六年原註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案成師昭侯叔父非弟也史表亦云封其季弟成師弟誤

晉世家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

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左傳曰惠魯惠公也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增

陳世家曰文公十年卒長子桓公鮑立

二十七年鄭武公薨增

鄭世家曰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表云十四年生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

長六十七年生太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

二十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增

鄭世家曰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左傳曰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詩傳曰鄭莊公封弟段於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太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三十年楚子眴卒增

楚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韓非子曰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乃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

民信之又曰楚人和氏得玉璞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案史記楚無厲王當即蚡冒也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

三十一年衛侯燮州吁使爲將據衛世家年表增

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衛世家曰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衛表莊公十七年愛妾子州吁世家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莊姜惡之詩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二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左傳在魯惠公三十年與此合

詩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申培詩說曰成師有簒國之謀國人知之而作是詩

戲衆曰將次有集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内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晉世家曰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秦伐南山大梓 增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君若使三

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赫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邪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灰樹斷中有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水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三十三年原註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詩揚之水申培說曰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

三十六年衛莊公薨

衛世家曰莊公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左傳曰其子厚石碏之子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壬人戊申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申培說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三十八年衛州吁出犇 增

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

齊世家曰莊公六十四年卒子釐公祿甫立 案史傳凡僖字皆作

釐[illegible]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鱓立是爲莊伯 原註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晉世家曰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 表在孝侯九年誤 稽古錄作莊伯鮮

四十一年 原註辛亥莊伯元年 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宣公薨 從張遂辰本或作襄公非

宋世家曰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案惠公不與桓王同時呂氏誤）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燕鄭侯薨 增

燕世家曰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表作穆侯）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郤是爲鄂侯（左傳在魯惠公四十五年與此合）

晉世家曰孝侯十五年（表作十六誤）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世本曰唐叔虞居鄂括地志曰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

四十八年（原註戊午晉鄂侯元年）無雲而雷

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

伯以曲沃叛（今晉世家無此文）開元占經曰天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

魯惠公薨

魯世家曰惠公四十六年卒長庶子息（世本名息姑）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昭二十四年傳櫟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魯世家曰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而惠公薨（左傳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四十九年（原註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案左傳後序謂紀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而今本爲莊伯九年與杜引異）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左傳後序引同○案此後專詳左傳其非紀年所有者不復贅入

左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案左傳後序謂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今以春秋證之今本猶是周正亦異

春秋曰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陟

左傳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周本紀曰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古史紀年卷十四終